

## 莫言创作大事记

莫言的家乡闭塞落后，1980年代才通电，此前用油灯和蜡烛照明。蜡烛是奢侈品，煤油凭票供应，很贵，长辈舍不得用。因而，莫言家永远摸黑吃晚饭。夜间无事可干，早早上床，此时爷爷奶奶就会讲故事。

他们相当会讲故事，而且大多神秘、恐怖。根据数十年后莫言的描述，那简直称得上是“魔幻文学”的鲜活教程——

“在他们的故事里，死人与活人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，动物、植物之间也没有明确的界限，甚至许多物品，譬如一把扫地的扫帚、一根头发、一颗脱落的牙齿，都可以借助某种机会成为精灵。”“狐狸经常变成美女与穷汉结婚，大树可以变成老人在街上漫步，河中的老鳖可以变成壮汉到集市上喝酒吃肉，公鸡可以变成英俊的青年与主人家的女儿恋爱。”

鬼故事、传奇故事为莫言打开了一扇窗，其中的风景迥异于课堂话语、主流话语。他很早就意识到，民间讲述也不可信，但出自人们心灵的需要，符合人性逻辑。这深刻影响了他的叙事。叶开发现，莫言的文学王国里“要什么有什么”，汽车、火车、轮船、坦克、大炮、酷刑、妖魔鬼怪被任意呼来唤去，年代也可以回溯至三皇五帝、夏商周。用莫言自己的话说：“写作时，我就是个皇帝。”

但他绝非个案。同为山东作家的张炜曾对生活周刊记者谈起，童年时，他听了很多稀奇古怪的故事，使其作品洋溢着幻想和荒诞。有趣的是，张炜也被视为“魔幻现实主义”，而他的家乡龙口，正是莫言最初当兵的地方。

## 逃离与激发

莫言去龙口当兵在1976年，21岁。他终于离开了家乡，或者说，逃离。尽管家乡始终是他创作的源泉，但饥饿、孤独的经验实在令他恐惧。最困难时，要不是三叔拉回来一袋棉籽饼，世上或许早已没有莫言这个人了。

离开的第一条出路是高考。莫言的哥哥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，震惊了全县。原因之一是莫言家是中农，以此成分能进大学，堪称奇迹。莫言想复制奇迹，最终小学毕业就逢文革而辍学，中学都没念成，做起了放牛娃。进生产队后他仍不死心，想以工农兵身份进大学，遭人羞辱说：“你这样的要能上大学，连圈里的猪也能上！”

1973年，莫言进入棉花加工厂。即便只是临时工，他也分明感到这远比农民身份优越。他再也不想回到饥饿的乡村了。三年后，他抓住机会参了军。又过几年，莫言不惜篡改出生年月而提干。这桩糗事他并不讳言，坦白提干就是为了避免回农村。

纵观莫言的成长轨迹，转折其根本命运的不是写作——成名前，他就改变了农民身份。不过，走出故乡打开了莫言的视界。

他曾对记者回忆：“龙口有个图书馆，里面有3300多本书，除了看不懂的，我全看了。”1980年莫言被调到河北保定，虽属深山沟，全国性的“文学热”依然吹了进来。他花了两个月津贴共20多块钱买了一套新书，“后面几个月日子过得很苦，经常挨饿，但很高兴。”

莫言从小喜爱写作，还构思过长篇小说。“全民文学”时代更激发了他的热情，频繁投稿。1981年，《春夜雨霏霏》刊登于保定的文学双月刊《莲池》上。

今天重读这篇处女作，文学青年的习惯语调扑面而来，例如开篇：“哥哥，你听得到我的声音吗？——这从远方一个最爱你的人心里发出的浸透着眷眷之情的音波。”这颇似“知音体”的文风，和后来原始、血腥、暴力的“酷语书写”（朱大可语）大相径庭。叶开分析，彼时的莫言尚缺乏观照历史深处和树立独特风格的自觉意识。

当然，这里也有文坛新人的谨慎。莫言本性是口无遮拦的，为此常被母亲告诫。从文后，原名管谟业的他取笔名“莫言”，就存有自我警示的意味。

不过，凭借类似作品莫言获得“白洋淀派”作家孙犁的好评。他后来说自己的文学起点在河北，并非谦辞。他的早期作品深受白洋淀派影响，孙犁的推崇则有助于他站稳脚跟。

1984年秋，莫言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同学中有李存葆，入学前，他已写出了轰动全国的长篇小说《高山下的花环》。“这对莫言是个刺激，他一直想超越。”其间他也和同学们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，阿斯塔菲耶夫的《鱼王》、福克纳的《喧哗与骚动》、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从结构到语言到形式都让他耳目一新。

今后的日子，当人们评论莫言时，福克纳、马尔克斯被再三提及。诺奖授奖词还称他为两者的融合。和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一样，莫言的《红高粱家族》开头也与《百年孤独》神似，而《檀香刑》《酒国》《蛙》亦无不弥漫着魔幻现实主义。

可以想见，尽管故乡的鬼怪传奇为莫言的“文学王国”提供了无穷无尽的素材，但如果未曾逃离故乡，领略西方文学，他或许永远只在白洋淀里打转。

## “文学王国”的现实与理想

“文学王国”是莫言本人的提法。

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冬天，他读着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，心念一动，写下了一个句子：“高密县东北乡原产白色温驯的大狗，绵延数代之后，很难再见一匹纯种。”这是莫言作品里首次出现“高密东北乡”，“从此我高高举起了这面大旗，创建了我的文学王国。”

1987年《红高粱家族》出版，在这部后来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的小说里，莫言完整地构建了“高密东北乡”，一个“最美丽最丑陋、最超脱最世俗、最圣洁最龌龊、最英雄好汉最王八蛋最能喝酒最能爱”的地方。

莫言的野心通过开篇里的这段描摹暴露无遗——就像鲁迅有鲁镇、沈从文有湘西、福克纳有约克纳帕塔法、马尔克斯有马孔多，他有高密东北乡。

起初，莫言还是把高密作为中国北方农村来写的。他坦承：“高密是我故乡，农村题材、农民生活都是我熟悉的，农村的街道、村庄、树木、河流深深刺激了我的创作热情。”及至后来，他把看到的、听到的东西都吸纳进来，不管天南海北、无分地理文化，远远突破了真实的高密。他曾告诉记者：“北京、上海、东京或纽约发生的故事，我也可能移植。”于是，高密从《红高粱家族》里的乡村，化身《丰乳肥臀》《蛙》里的城市。

这座文学王国和现实之间处于什么关系呢？莫言的回答是：既有联系，又相脱离。

联系是不难找到的。有人列出了莫言几部重要作品的时间表，发现多能与现实相勾连。1985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写饥饿，正逢公社瓦解，包产到户推行。1986年《红高粱家族》充满原始本能，释放了中国人被禁锢数十年的个性。1995年《丰乳肥臀》将目光投向中国的百年变迁，与陈忠实的《白鹿原》、阿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、刘震云的《故乡三部曲》等不约而同。2002年《檀香刑》直面传统的血腥暴虐。2009年《蛙》则涉及计划生育……

或许正因为涉猎广泛，莫言先后被贴上寻根文学、新历史主义、魔幻现实主义等标签。

那脱离呢？莫言说：“每当有大的创作计划我都会回到我的故乡，在那里一方面我可以避免外界的干扰，潜心写作。”叶开则看到了另一面：莫言对乡土的爱恋和憎恨。爱恋使他不断地书写，憎恨使他在书写中批判，并在肉体上远离。

**1955年2月** 生于山东高密，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，后因“文革”辍学，在农村劳动多年。

**1981年** 在河北保定市的双月刊《莲池》第五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《春夜雨》。

**1986年** 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。在《人民文学》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《红高粱》。该作发表后立即引起轰动。是年夏天，与张艺谋等人合作，将《红高粱》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。

**1988年** 电影《红高粱》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。

**1988年** 在《十月》杂志发表长篇小说《天堂蒜薹之歌》。

**1991年** 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——创作研究生班。

**1997年** 以长篇小说《丰乳肥臀》夺得中国最高额的“大家文学奖”，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。脱离军界，转至地方报社《检察日报》工作，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。

**2005年** 长篇小说《四十一炮》获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年度杰出成就奖。获香港公开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。

**2007年7月** 出版散文集《说吧，莫言》。

**2011年8月** 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《蛙》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。

**1976年** 加入解放军，历任班长、保密员、图书管理员、教员、干事等职。

**1983年** 在《莲池》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《售棉大路》并被《小说月报》转载。在《莲池》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《民间音乐》，此文得到老作家孙犁赏识。

**1985年** 在《中国作家》第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《透明的红萝卜》。是年，在多家刊物上同时推出中篇小说《球状闪电》《金发婴儿》《爆炸》，及短篇小说《枯河》《老枪》《白狗秋千架》等。

**1989年3月** 小说《白狗秋千架》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。

**1995年** 五卷本《莫言文集》由作家出版社出版。参与编剧的电影《太阳有耳》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。

**2000年** 《红高粱家族》获亚洲周刊选为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。

**2001年** 长篇小说《檀香刑》获台湾联合报读书人年度文学类最佳书奖。

**2006年** 长篇小说《生死疲劳》获福冈亚洲文化大奖。

**2008年** 《生死疲劳》获第二届红楼梦奖首奖。

**2012年10月11日** 获得诺贝尔文学奖。

